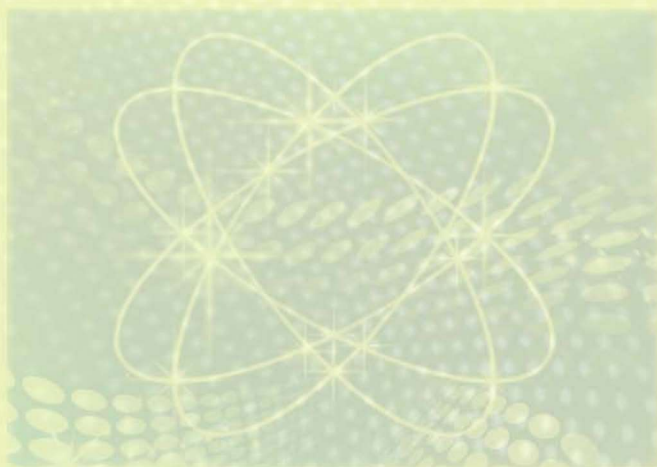


代价



1

清晨五点多，还在睡梦中的平阳市市长曾荣光，被市政府值班室电话铃声突然惊醒。值班人员报告说，市政府被平阳钢厂几千工人给包围了……

平阳市政府的值班门卫姓刘，平时大家都管他叫刘门卫。平阳钢厂的工人开始围堵政府时，他还睡在梦里。不过，刘门卫还是比政府楼里值班干部先知道了情况，但也并非是主动察觉的。带头闹事的几个人还以为，政府门卫能很快发现他们的围堵举动。没想到，这些值班人员睡得太死。直到凌晨四点多，也就是说，政府大院被围了近两个小时，也没见里面有啥反应。几个带头闹事儿的有点撑不住了，让其中一个拨了门卫室的电话。刘门卫揉着眼睛见天还没亮，懒懒地拿起电话筒，说这才几点呀，有天大的事儿，也得等领导们上了班才能解决呀……这边打电话的以脏话回敬了刘门卫。刘门卫见对方不是个软柿子，才转换了口吻，问起对方姓甚名谁。这边打电话的说，我们可不是“兔子逗老鹰，没事儿找事儿”，他让刘门卫开窗，说看看外面就知道了。刘门卫边揉眼睛边打开窗子，定睛一瞧，吓了一大跳。重新拿起话筒问，你们到底是谁？究竟想干什么？对方在电话中说，请不要害怕，我们是平阳钢厂的职工，要请市长给评评理。说一个产品质量问题，就给我们停产了，让我们吃什么、喝什么，老婆孩子谁来养活？刘门卫听了，心里似乎有了底，又往外看了两眼，说一个质量问题也找市长，算不算机关枪打蚊子，有点小题大做了？你们这些人真是神经有毛病！几句话给这边打电话的弄急了，说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，我们几个是代表全厂一千多工人同政府说话的。刘门卫这时也同对方较上了劲儿，说屎壳郎打哈欠，你还口气不小呢！你是工人，我也是工人，你要能代表全厂，我就能代表市政府。

那边电话里高声叫道，你把窗户再打开，听听看我能代表不！刘门卫索性打开窗户，头也探了出去，只听外面潮水般的呼喊声：我们要吃饭！我们要开工！外面的人这么一喊，一下子把刘门卫弄慌了，一溜烟儿朝市政府办公大楼里跑去。

到了楼里值班室的房门口，刘门卫不管值班的那位干部睡没睡醒、高不高兴，照着房门就是一顿猛捶。屋里值宿的干部是个年轻人，刚躺下不多时，睡得正香，被刘门卫粗鲁之举弄得急歪歪的。这边的刘门卫口吐白沫说着外面情况，里边的值宿干部磨蹭半天才开了门。刘门卫又当面把情况复述一遍。值宿干部也没了主意，问刘门卫这事儿咋办好？刘门卫说，赶紧报告领导呗。值宿干部慢腾腾地从抽屉里翻出一个脏兮兮的小电话本，问刘门卫给谁打呢？刘门卫显然等不及了，说还能给谁打，直接挂市长吧。

钢厂职工为什么要围堵政府？他们通过这种极端行为想干什么？是不是有人假借群众诉求另有图谋？曾荣光掀开被子，迅速地穿了衣服。不行，得启动处理突发事件预案。他拿起手机按了市公安局局长赵剑风的电话，对方的回铃只响了一声就接了。看来赵剑风已进入了状态。还没等曾荣光细问，对方就主动做了汇报，说刚刚接到报警电话，还没来得及向市长您报告。说公安系统已启动应急预案，集合了三百名干警赶赴市政府，主要是维护治安秩序、避免群众过激行为、积极疏导劝解，其他的还请曾市长作指示。曾荣光听了多少有些安慰，说目前情况还不太清楚，公安干警只能维持秩序，不能激化矛盾。接着他又拨通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家里座机，要他立即通知分管工业的副市长陈晓炜、公安局、信访局、经信委、质监局，还有平阳钢厂厂长路野，于二十分钟内到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参加紧急会议。随后又给信访局局长挂了电话，要他迅速组织人员同工人群众代表接触，把围堵市政府职工的真正诉求摸清楚。

做完这些，曾荣光稍稍喘了一口气，把手机顺手扔到床头柜上。好悬呀，差点砸着了那个翡翠观音。他小心翼翼地将那翡翠观音攥到手里揉捏着。

昨天晚上，他和大学时的同学、市质监局局长夏月萍一同吃晚饭，对方送了他这个翡翠观音。因为是在灯下，又喝了些酒，当时并没有很好地把玩品味。听夏月萍说，这是在普陀山开过光的一个物件。说观音心性柔和，仪态端庄，可消弭暴戾，远离是非，使佩戴者世事洞明，永葆平安，且十分灵验。说佛家素有“男戴观音女戴佛”之说。因此，这个好物件非你老曾莫属。曾荣光对这样神乎其神的说法，不是没有表示过怀疑，并想举出一些例子驳斥。但是出于老同学的

一番情意，他没说出口。夏月萍凭着第六感觉似乎看出了曾荣光的心思，因此又解释道，灵验与否要看你心诚与不诚。当然，信不信由你。但最起码它是个美好符号吧，能起到好的暗示作用。曾荣光心里十分清楚，虽然他们在二十多年前曾经相爱过，但终究没有走到一起，各自只能把那份感情埋藏在心底。她能这样单独邀自己与她见面，是多年来没有过的，能有这样的举动，她是要下一番决心和勇气的。此时，他拉开窗帘，借着晨曦再看手中的物件时，但见那翡翠观音：奶白浸染着葱绿，如在水里点了一抹色彩，又好似耐人寻味的泼墨山水。曾荣光不是精通古董玩器的行家，也谈不出有关品相的行话，但凭他的感觉，以为这应该是个稀有佳品。

他把翡翠观音小心翼翼地放在床头柜抽屉里，见里面还有半盒烟，不由自主地抽出一支叼在嘴上。又摸到了多时没用过的打火机，打着了火。就在那火凑近嘴边时，他开始了犹豫，直到那火烧得烫痛了自己的手指才猛醒了过来。他毅然将打火机扔进垃圾桶里。戒烟已有两个月了，他不想因此前功尽弃。他从嘴上扯出那支烟，顺势放在鼻下不停地深嗅着。好一会儿，他长长出了一口气，许是那淡淡烟香平息了他的紧张情绪。

尽管接了电话后，曾荣光的情绪显得有些紧张，但并非因为是惧怕群众闹事儿的原因。其实，在十多年前，他担任机械局局长那阵儿，就没少面对这类复杂情况。当年，大小企业在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，一窝蜂地开始了改革改制改组。一时间引发了各种矛盾，上访群众排队找局里，向局长诉苦解决问题。那是曾荣光最累的一段日子，也是最增长才干的一段历程。到了后来，上访群众越来越少，曾荣光竟感到有些不适应。时时在感怀着与群众对话、给群众解决问题、得到群众认可的那种快感。

令曾荣光难堪甚至有些心痛的，并非是钢厂工人围堵政府本身这件事情，而是感叹有关职能部门信息竟如此闭塞！政治嗅觉如此迟钝！对群众痛痒如此麻木！偌大规模的群众行动竟事先没有一点察觉！难道一个产品质量问题就会引发这样严重的群体事件？这背后到底潜藏着什么？还有，他昨天同夏月萍在一起时，也没有听她谈起此事。

曾荣光匆匆洗漱了，见保姆小芬的早餐还没做好，就进了妻子许书荧的卧室。曾荣光和妻子分睡已有几年时间了，这倒不是两人感情发生了什么问题，主要是曾荣光工作繁忙，作息没有规律，怕影响了许书荧的休息。加上许书荧几年前稀里糊涂地患上了一个奇怪病症：浑身乏力，总是打不起精神。起初许书荧并

没怎么在乎，以为是累着了，调整一下就会好的，没想到乏力症状越来越重。后来到京城专科医院才得以确诊，患上的竟是“恶性重症肌无力”。经过一段住院治疗不但不见好转，病症越发恶化，并累及了心肺功能，生活也难以自理。见丈夫今天这么早就过来了，许书荧吃力地坐了起来。曾荣光赶紧过去扶助她，不无埋怨地低声道，都病成这样了，还总那么要强，让你去住医院还不同意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曾荣光知道自己妻子的病情不仅难以康复，而且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因此，没少劝许书荧去医院住院治疗。可是许书荧就是不听。对此，曾荣光没少对许书荧发脾气。后来保姆小芬偷偷告诉曾荣光，说许阿姨总是一个人掉泪，就怕离开这个家。曾荣光从此才不再说住医院的事了。

“今天这么早起来，一定发生啥事了吧。”许书荧细细喘着，显然是由于刚才坐起时用了劲儿的原因。

曾荣光已经养成了习惯，每天再晚也要到妻子房间道个晚安，一早上班前总要与许书荧说上几句贴心话。他尽量装出平静的样子，轻描淡写地说：“值班室打来电话，有几个上访的群众要见我，我给信访局和政府办安排了一下。”

许书荧细细端详着自己丈夫，原来的一头黑发现在已生出了银丝，背也有些驼了，眼袋也垂了下来。她时时愧疚，这几年因为自己生病在床，没有照顾好他，而且还拖累了他。想到这些，不免伤心起来，两滴泪水从眼圈里流了出来。

曾荣光坐在许书荧的对面，把被子给她往上拉了拉，“你这一段儿时间，有点过于多愁善感了，这样会影响你身体的康复。当年在大学时你可不这样，那可是美女堆里出了名的‘爷儿们’，看准的事儿从不优柔寡断，否则也没有我们的今天。”

曾荣光这几句话，把许书荧青春时代的美好记忆似乎又重新引燃。她的目光中突然涌出一丝波动，仿佛真的回到了初恋时的场景。她握着丈夫的手，“这辈子就做对了一件事，把你这个‘大黑马’给牵到了手里，就是死了，也满足了。”

“我也是，能干到今天这个位置，功劳有你的一半。”

停了一会儿，许书荧不无歉疚地叹息道：“不过，夏月萍有点亏了，我有点对不住她，埋在心里的话总想跟她唠唠，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。”

曾荣光见话题有点扯远了，赶紧岔了过去，说该吃药了，就去给许书荧倒水。小芬敲门说饭做好了，让曾荣光吃饭。曾荣光看表，对许书荧说今天得早走，班前要开个紧急碰头会，还要接待几个上访群众。许书荧说，不忙时，想着往家里打个电话。

曾荣光吃完饭拎包刚要出门，女儿小美穿着睡衣拖鞋，从自己卧室蹭了出来，问老爸出什么事啦，这么早就走。曾荣光回过头深情地看了女儿一眼，说没啥大不了的事情。刚往外走了两步，似乎又想起点什么，回头问小美，爱军这几天怎么没来，应该有电话吧？小美说，这几天钢厂出点产品质量上的事儿，让质监局给停产整顿了。他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在家写硕士论文，马上就要毕业了嘛。曾荣光若有所思地听着。

去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的路上，曾荣光同市委书记华放通了电话，先报告了市政府门前刚刚发生的情况，并把自己想法说了。华放是由省里下派的，到平阳市工作已有四年时间，身体状况一直不是太好，三十多岁就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，到平阳工作后病情时好时坏，这一段儿病情突然加重，弄得不能坚持正常工作。曾荣光觉得华放已经了解了情况，而且对这起事件极其重视，本来厚重的声音越发低沉，像是相互交换意见，更像是在以一个最高首长的身份下达命令：“荣光呀，平阳钢厂工人群众围堵市政府的事情，我也是刚刚知道，这里面的情况可能比较复杂。市政府除了要维持好上访群众的秩序，还要发动职能部门同志多做劝导工作，必要时荣光你要亲自接待上访群众代表，该表态的一定要表态而且坚决。一句话，要尽快平息这起突发事件，绝不能激化矛盾，避免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。我们俩随时取得联系。”

2

晨曦微露，夏月萍就穿了一身粉红色运动服，在清阳河堤岸公园的甬道上慢跑。晨练是她每天的必修之课，也是她每天感觉最为愉悦的时光。从大学时代她就养成了晨练习惯，无论风霜雨雪、酷暑严寒，这一习惯竟坚持了二十多年。同她年龄差不多的女人，大多都发福起来，有的提早成了黄脸婆，有的变得大腹便便。而她却身轻如燕，面似桃花，眼里还总浮着一汪水，舞弄着动人妩媚。因此，这就难免引来一些异性的关注，在意或是不在意的，甚至还有二十多岁小伙子的火辣目光。总之，没人相信这是个年龄已接近知天命的女人。

当然，她的身世并不如她的体魄那样令人称心。她曾有一个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，有一个十分爱她的丈夫，唯一一个孩子被保送到国外留学，她曾为此骄傲不已。但好景不长。六年前，她的丈夫在一次体检中意外查出了问题，而且是难以治愈的恶性淋巴瘤，并已到了晚期。为此，夏月萍悲痛不已。为了把十分渺茫的生还希望最大限度地变成现实，她陪着心爱的丈夫走遍“北上广”的各大肿瘤医院，请到了中西医的著名医生，但最终还是无济于事。丈夫离开人世后，足有两年多的时间，夏月萍才从悲怆的渊藪中挣脱出来。

也许是命中注定的事。在她不知不觉中，大学时代与曾荣光的那段旧情又悄然在她的心底萌动了，而且有点不可遏止。对此，她自己都感到有些莫名其妙，以至难堪不已。虽然对方已经有了家庭，又在一个城市里生活。她知道这是很不道德的，但又是那么地难以控制。她时不时地也是情不自禁地关注着曾荣光的一举一动，反复分析那些与自己有关的部分，并无限延伸地憧憬着。她多么渴望自己能同他会有一个新生活的开始呀！因此，她时常幻想着同他一起工作、一起生活、一起喜怒哀乐、一起厮守到老的美好时光。可是幻想归幻想，渴望归渴望，正应了那句俗话“晚上想想千条路，白天醒来走原路”。天一亮她又像换了一个人，一切幻想都烟消云散。她不得不把美梦深藏心底，变得理智保守、中规中矩，不敢越雷池一步。

和往常一样，到了清阳河堤岸公园的最宽敞处，也是市民们集中锻炼的广场区，夏月萍加入到了晨练太极拳的排列里。此时，领头的不知是何原因还没到，播放太极拳的录音机也就没到。已经习惯听着伴奏乐练拳的人们都在耐心地等待，还边弯腰踢腿摇头晃脑地做着预备活动。夏月萍旁边的一位老太太，也是她交往有了一段时间的“拳友”唠叨着，说咱的头可能来不了了，不如由夏老妹领个头“哑打”算了。夏月萍摆手，说还是等等为好。对方又说，十有八九来不了，政府那边闹事儿了，我家就在政府附近一个胡同里，差点没出来，路筒子全是人，黑压压的，说是哪个工厂被政府给关了，找市长评理呢。夏月萍一听马上警觉起来：是不是平阳钢厂出事了？这么大的事情荣光知不知道？是不是与质监局也有牵连？……夏月萍觉得事情紧急，不能在此胡乱猜疑了，应该赶紧到现场了解一下情况。她来不及同那个老拳友打招呼，冲出人群径直朝着市政府方向奔去。

平阳市是个有千年历史的古城，从汉代开始就是北方的重镇，是兵家必争之地。但是，由于三面环山一面为水的地理原因，制约了平阳的发展。因此到了近现代，平阳仍然是个面貌依旧的小城，至今市中心几个街道的老旧痕迹依稀可

见。是修旧如旧地加以保留，还是彻底来个旧貌换新颜？五年前，《平阳日报》还就此展开过一番讨论，争论双方针锋相对。这件事被刚刚上任的省长苏越跃在检查工作时发现了，当时就批评那位市长没有开拓精神，没有发展眼光，说这件事根本不用开展什么讨论，大刀阔斧地实干就行了。没等把省领导的指示落实到位，那位市长就卸任了。为此，苏越跃还特意给新当选的市长曾荣光打了电话，重申了他的观点。曾荣光并没有向谁透露过省长给他电话的指示内容，但他还是有所行动，通过大学同学、南海经济特区经济发展局的副局长康莱，邀请到香港搞城市规划的一家设计公司过来，对平阳旧城进行了重新整体规划。也许香港人对高楼很感兴趣，或是出于一种后现代化的长远考虑，规划中竟给平阳搞了个五十多层的摩天大厦和一个蝴蝶状立交桥。几位领导看了都很振奋，甚至期盼能早点实现。只有曾荣光看着别扭，说一个五六十万人口的小城市，即使十年后也没必要搞什么“摩天”和“立交”。由于多数市领导表示赞许，曾荣光只好保留了自己意见。反正只是个规划，距离落实还有一大段时间，到时建不建、怎么建，都不是自己考虑的事情了。最后，规划还是走了程序，层层报批，还经过了市人代会。华放知道曾荣光有不同意见，有一回专门问及此事，曾荣光并没直接回答，只是说，平阳城虽然破点旧点，但可以想办法改善，未来的平阳城应该像一座大花园，天上要白云悠悠，地上要绿树成荫，河水要清澈见底，空气要清新芬芳，还要远离噪声烦扰，八方通达敞亮。总之，要有自己的音色和诗性，要有拥挤的快乐和田园的恬静，要让老百姓觉得过得舒坦，尽量要少折腾点。“立交”对平阳来说是个莫大的浪费，“摩天”会给平阳带来一系列的麻烦。反正我在任期间，市政府不带头，也不搞这一套。

城市不大，花在路上的时间当然就不长。不大一会儿，夏月萍就到了市政府的边上，呈现眼前的场面着实吓了她一跳。她还是在电影或是小说中才看到这样的场面：市政府门前和两侧的道路已经被围堵得水泄不通。男男女女有的靠在墙边树旁抽烟的、闲唠的、打盹儿的、发呆的，还有的干脆围成一堆儿堆儿打起了扑克。在市政府正门前聚集的人数最多，也最嘈杂，有几个人还大呼小叫着什么，像是同维护秩序的警察发生了口角。

夏月萍挤进人群，朝着最热闹的大门方向挪动，边挪动边留心听着周围群众的议论。她发现多数人脸上的表情都很木然，像是并不情愿地被逼而来，更看不出他们情绪上的激愤。倒是有几个装束打扮特殊的人不大地道地凑着热闹，不怕事儿大地装出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，假惺惺地对上访群众表示着极大同情，不时

喷出一番很是恶毒的煽动性的话语，说到紧要处还愤怒地瞪起眼睛。快要挤到市政府大门口时，周围的人已是摩肩接踵，夏月萍想再靠近点听个究竟，但实在挤不上去了。她见身边有位长得细高挑儿的师傅，便客气地询问起来。那位师傅没开口先挤了挤眼睛，打量了一番夏月萍才说：看你这样肯定不是钢厂工人，是机关干部吧？干部好呀，生活有保障。俺们工人难呀。干了半辈子，几千块钱就给打发了。还好，平阳钢厂还没走到那步，不过也快了。这不，把厂子给关了，说是产品质量出现了问题，是执行市政府的指示。你说说，产品质量出了问题，得找原因才对呀！关了，质量就能上去？这叫“卖布的不带尺，净他妈的胡扯”！旁边一个黄毛小子瞪着两只小眼睛，上下盯着夏月萍，等那师傅说完，挤眉弄眼地说上了俏皮话：别说了李师傅，跟她说也没用，她也不是“玻璃菩萨”，得找平阳最大的头儿说。钢厂现在是心衰加肾衰、肺癌加肝癌，屋漏又逢连雨天。要钱没钱，要人没人，设备都老掉牙了，有点能耐的都他妈的飞了。我听说别的钢厂都在搞什么纳米技术了。我们还在生产被淘汰的螺纹钢呢。还总自夸是国有大二型企业，连他妈的饭都吃不上，还穷装个啥？要是市长，我也给你关了。不关你关谁？由于你的存在，极大地影响了平阳市的光辉形象，给人家市长光溜溜的脸蛋抹了一层黑灰。你们钢厂的工人们应该知道自己的罪过！说完，还诡秘地做了一个鬼脸。

夏月萍默默地倾听着。她觉得自己身为国家工作人员，除了倾听，还应该劝劝这些既可敬又可悲的工友们。比如她想，钢厂的历史是光荣的，是对共和国做过很大贡献的，对这一点，党和政府是知道的。平阳市委市政府对平阳钢厂还是非常关注的，也正在着手采取综合办法加以解决；她还想说，目前解决钢厂问题和困难大可不必用这样的方式，这样做可能不利于问题的解决，解决钢厂的问题需要时间，希望工人兄弟姐妹们要给予配合理解；她还想直言不讳地说，我就是质监局局长，关于产品质量的问题，我可以带领专家帮助你们妥善解决，还可以边生产边整顿边解决问题。可是还没等她开口，兜里的手机响了。是市长曾荣光的秘书史月打来的，请她二十分钟内到公安局指挥中心，参加市政府召集的紧急会议。夏月萍来不及同这一老一小细说了，只是握了握他们的手，就迅速地往人群外面挪动。

不经意间，借着晨曦微光，她突然从一堆人里看到了一张十分熟悉的面庞，那是令她尊敬对她有恩的一个正直老者的面庞。对了，是他——平阳钢厂的老厂长任道元，他怎么也来了？

3

路野接到史月的电话时，正躺在京城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套房里。他的身边睡着《平阳日报》记者许曼曼。听说厂里职工把市政府给围堵了，路野佯装出一副震惊又很是不安的样子，说自己正在谈一个项目，而且在节骨眼儿上。会议可叫书记朱维羌参加。又拜托史月转告曾市长，需要由钢厂落实的事情，钢厂一定认真照办、坚决执行。

关了手机，路野伸了个懒腰，顺手从床头柜捡起剩了半截的雪茄，点燃后狠狠吸了一口，在嘴里闷了好一会儿，才把浓浓烟雾喷了出来。听到工人们真的闹了起来，他像是看到了满天曙光，幻想着思谋已久的计划终于冲破阻力即将实现，情绪瞬间亢奋了起来：他妈的，这么好的项目，落实起来怎就这么难呢？非得要采取不正常手段嘛。

对烟极其敏感的许曼曼翻了个身，睡眼惺忪地边捂了鼻子边去夺路野手里的雪茄。路野伸脖扬手扭身去躲，乘机又猛吸两口，才把烟丢给了许曼曼。

许曼曼把雪茄在烟缸里拧灭，顺势骑在了路野身上胡乱摆动着，娇嗔嗔地说：“你这个人呀，脸皮扒下来能当鞋底穿，家里都火上房了，你还在这里潇洒臭美呢。小心工人给你轰下台，我姐夫追你的责。”

路野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，一米八五的个头，面庞棱角分明。虽是快五十岁的人了，但浑身都是肌肉疙瘩，站起来如一面墙，躺下时像一艘船，说起话来瓮声瓮气的。听身边的情人这么说，他假模假式地叹了口气，配合着许曼曼也摆动起来，“这么做也是他妈的被逼无奈嘛！我哪有时间出来潇洒，我的难处和压力有谁知道？你许小姐或许能知道。不演这出戏，不给上边造成点压力，谁重视平阳钢厂的困难？钢厂的事情如果再不出头儿，恐怕就彻底玩完了。别以为我只知道往钱眼儿里钻，我也有一副忧国忧民的心肠呀！”

房间里的空调开了一宿，空气显得凉飕飕的。裸着身子的许曼曼有点冷，路野拽了被子披在她身上。许曼曼攥紧被角只把头露了出来，有点调皮地说：“我

怎就没看出来你的忧国忧民那副下水？要是真有，你应该把宝马车卖了，给工人开工资；把房屋开发公司的资金撤出来，用在设备更新改造上；把你用在吃喝玩乐上的钱省下来，用在市场开拓上。我看平阳钢厂的困难不用求谁，就能解决一大半！”

路野不以为然地搓着自己的脸，“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，事儿可不是那么个事儿。我要能那么做，除非等到脑子真灌了水那天吧。”

“我作为《平阳日报》的记者，对你们这些企业家们真是不敢恭维。功劳有没有？有。但钱也没少让你们挥霍。对此，本记者一点都不糊涂。最近我想写篇内参，给你们这些头戴光环的企业家们好好解剖解剖。”说完这话，使劲儿在路野小腹上舞动起来。

娇小的许曼曼并没有使路野有多少压力，反而觉得很自在，“你仗着自己是市长小姨子，就敢胡作非为？到时候我汇拢几个哥儿们一起给你收拾了。叫你威风扫地，遗臭万年，再踏上一只脚，让你永世不得翻身。”

这几句话本是开玩笑，弄得许曼曼倒有点当真了。她急赤白脸地说道：“我就是个记者呗，我怕啥！谁能找着我的毛病，跟我过不去？”

路野捏着她的鼻子说：“一个人的毛病还不好找吗？比如从你与我的关系看，你的毛病就大了，这头儿吃我喝我穿我用我的，那头还装出一副替天行道的女侠的范儿……”

两句话戳在了许曼曼痛处。许曼曼一下埋在路野的怀里，喃喃地说着，臭不要脸的，你真坏。路野一侧身顺势把她撂到床上，说别闹了，还不到六点，再睡会儿，上午要见个朋友，真有正事儿要谈呢。

许曼曼是个有嘴无心的人，偎在路野的臂弯里，不一会儿就轻鼾渐起。路野却没有一点睡意。他对平阳那面的事情也是不敢怠慢。想着自己没念过几天书、也没摊着个好爸爸更没有上面的关系，从平阳钢厂的一个铸造工干起，干到一个管着上千人工厂的厂长；吃也吃着了，喝也喝着；在厂里一呼百诺、前呼后拥；钢厂的确困难重重，但是再困难，也没把自己憋着；身边还有个漂亮的二奶陪着，应该满足了。当然，这一切都靠了停薪留职那段儿时光打下的基础，和几个哥儿们姐儿们闯荡俄罗斯时长的本事。说起当年，路野也有不无骄傲的资本，他把亲朋好友的钱连蒙带骗地划拉来，孤注一掷地从内蒙古往俄罗斯倒腾了一车皮羊皮，立马赚到了第一桶金。表面粗粗拉拉的路野，其实有一副温州人的活泛脑子、上海人的细腻性格，还是个“吃得宴席打得柴”的人。别人做买卖大多是

此地买彼地卖，只赚一头；他却两地买卖两头赚。刚卖了羊皮，又就地发回两车皮木材。当时国内木材稀缺，两车皮木材让路野又赚得沟满壕平。就这样，几年的工夫，路野成了平阳钢厂，不，应该是平阳城很有名气的“款儿”了。就此，有人给他起了一堆绰号，有叫“路大胆”的，也有叫“路百万”的，还有的干脆就叫他“路易十三”。《平阳日报》当时开辟了一个栏目，专门报道这些敢尝天下鲜的致富能人。路野的事迹自然进入了媒体的视野，也是路野天生就走桃花运，负责这个栏目的记者，正是曾荣光妻子许书荧的亲妹妹许曼曼。

许曼曼天生丽质，身材匀称，气质高雅，尤其是瓜子脸上的那双丹凤眼，不知迷倒了平阳多少男人。二十多岁时，她曾经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经历。男方是平阳唯一一所大学的一名中文讲师，长得高大魁梧、潇洒英俊，虽然还不到而立之年，学术上在省里已小有名气。但是看到周围不如他的人都下海经商富了起来，他开始躁动不安。终于有一天，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与诱惑下，他离开了平阳、离开了他的恋人许曼曼，去了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淘金去了。临行时，他说让她等着，一旦成功就接她出去。但是，许曼曼这一等就是十年，她的心上人杳无音信。尽管如此，许曼曼对她的恋人保持着随时可以点燃的温度。当然，这些情况许多人并不太了解，只晓得年近四十的她还没嫁出去。为妹妹的事儿最为着急的当然是姐姐许书荧了。凡有到曾家串门的头头脑脑的，许书荧都在曾荣光谈完正事儿时，不忘给自己待嫁的妹妹搭上个话，来人当然满口应承、乐此不疲。要细算起来，给许曼曼提亲说媒的加起来也有数以百计，且都是有点来头的。有丧偶的将军、有企业界成功人士、有未娶的大学教授，也有党政机关的官员。令许书荧遗憾的是，自己妹妹一个也没相中。许书荧也没少私下掏她的底儿，许曼曼总是半开玩笑地说，一个市长能成为我姐石榴裙下的俘虏，向她妹子求婚的起码要是个省长吧。说是这么说，其实她的心里仍还想着身在澳大利亚的初恋情人。

不知怎的，许曼曼同路野见第一面时，就有一种好感，如同见到了他那个初恋情人一般。是的，路野有许多地方与她的那个有极其相似的地方：魁梧的身材、利落的举止、豪爽的性格，加上路野天生就有会表演会编故事的能耐，一下子就把许曼曼给吸引住了。在她的脑海里，路野就是她的那个“他”；她的那个“他”就是路野！路野和她的那个“他”已叠成了一个人了。许曼曼在采访路野时，本来说好只用一个小时时间，没想到这一唠就是一下午。路野也算见过世面的人，有一套搞女人的手段，不仅会讨女人喜欢，还会制造一个令人愉悦还不失礼节的“场”。许曼曼第一次就迷迷糊糊地被路野领进了那个“场”里不能自

拔。与路野共进晚餐不说，还顺理成章地接受了一件新款皮装。用路野的话说，桀骜不驯的许曼曼想不接受都不行。一来二去，两人关系迅速升温，很快发展成了床上的情人关系。对路野来说，他不仅看中了许曼曼天生丽质，更是瞄准了许曼曼身后的东西——曾荣光手中的权力。许曼曼则欣赏的是路野像自己恋人一般所具备的胆识与能力、大度敞亮的心胸。当然也包括少不了的经济实力。尽管两人交往密切频繁，但许曼曼从来不与路野谈及婚姻的字眼儿，更不过问对方的夫妻关系和家庭情况。她觉得真要再见不到自己初恋情人，与这个人能厮守在一起，做个“候鸟”式的朋友也算值了。尽管她知道路野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。

许曼曼为路野写的足有一版的长篇报道，引起了当时分管工业的常务副市长曾荣光的关注。其实，曾荣光并不是看到那篇报道才认识路野的。早在上世纪90年代，他还在一家军工企业工作时，就与路野有过一次尴尬邂逅。当时市政府要往省里呈报全国劳模的人选，因为分配给工业战线的名额只有一个，他与路野都被推荐了上来。为此，市委常委会还搞了一次“票决”。结果曾荣光以微弱优势胜出。从表面上看，路野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内里却嫉恨在心。一次喝多酒时，路野的嘴也没拢住，别有用心地说曾荣光有的是背景，而他自己有的只是背影。时隔不久，路野突然停薪留职了。对此有人议论说，是没评上全国劳模一气之下之举；也有人道，平阳钢厂盛不下路野了，跑俄罗斯是迟早的事儿。在曾荣光看来，这些小插曲并没有影响他对路野的刮目相看，他真的没想到平阳钢厂也能脱颖出一个市场经济的弄潮儿，并且是个成功者。他联想到平阳钢厂领导班子成员老化问题，认为钢厂厂长的人选路野一定要算一个，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不言而喻。路野一步登天，当上了平阳钢厂这个国有大二型企业的厂长。

俄罗斯闯荡一回，使路野谙熟了社会许多潜规则。他知道他的这个厂长“头三脚”至关重要。为此，刚上任那一两年的时间，他一直克制收敛着自己，给足了市长面子，让工人尝到了甜头，得到了方方面面的认可和赞许，还被授予了省五一劳动奖章，获得了省劳模的殊荣。三年后，他觉得为公家干得差不多了。于是，开始算计起自己的私利，并悄悄地按照他的计划开始运作实施。也是受了国家宏观调控大环境的影响，钢材市场一度低迷，基建项目纷纷下马，冶金行业没了当初的好形势。平阳钢厂也逃不脱市场剧变，墙上的生产销售箭头耷拉了头不说，还直捣亏损谷底。用路野的话说，就是老人家在世，也力挽不了狂澜、也无回天之力的，我路野算是个什么。钢厂是市政府的交税大户，曾荣光去厂里调研，开了两次市长办公会，给了钢厂政策和三百万元激活资金，到头来都泥牛入

海杳无音讯，这让曾荣光一时也没了办法。

其实，个中实情只有许曼曼最清楚。而路野为什么不怕许曼曼向他的姐夫告发？对此，路野心中自有他的如意算盘：许曼曼的大笔开销都在他的房屋开发公司支付；她的姐姐身体状况已经糟糕到了极点，生命维持不了多长时间，与曾荣光的婚姻已处于风雨飘摇的地步；曾荣光与他的老情人夏月萍的暧昧关系，许曼曼也早有耳闻。终有一天，曾荣光要成为别人的新郎。到那时，曾荣光还会承认她这个小姨子吗？因此，路野觉得自己私下的秘密，没必要背着许曼曼，推断她不能也不敢向曾荣光开这个口。

其实，路野并非是许曼曼所认为的大度敞亮的男人。对钢厂这次大规模的群访，不能说完全是路野一手策划的，起码要算路野所鼓动与期待的。其间，他也唆使他的小哥儿们暗中煽风点火、明里火上浇油，从中串联挑拨，致使工人群众的激愤情绪迅速升温。要在以往，碰到产品质量抽查不合格这类事情，他会疏通关系、陈明原因、提出请求，尽力加以挽回。而对这次市质监局作出的产品质量严重不合格的判定，他像是在意料之中，表现得若无其事，还就势按照质监局的要求，温顺地宣布了停产。他的这种态度令市质监局分管副局长黄根声感到意外。黄根声原以为路野一定要闹腾一番或是登门拜访求情，因为停产一天就会影响他数十万元的进账。没想到路野竟表现得出乎寻常的驯服。没有谁看出这是路野早算计好的一步棋！而这背后的阴谋，就是想把事情搞大，搞出点名堂，搞到市政府的门前，要让该知道的都知道，并借此机会，逼上级政府和有关方面乖乖就范，以救活国企的名义给他的阴谋大开绿灯。当然，路野也为自己走的这步棋捏了一把汗。走得好，能达到预期目的倒是没啥说的；如果被人识破，挨个处分或是厂长不干了都是小事，可能还要承担个煽动群众闹事的罪责。

路野慢慢抽出被许曼曼压在身下的胳膊，坐起身把剩下的一小截雪茄重新点燃。他觉得目的已经初步达到，应该审时度势、见好就收，不能激化矛盾，那样可能就把局面弄复杂了，自己真的要承担责任了。想到此，他又猛吸了两口雪茄，将浓浓白烟悄悄吐在许曼曼的脸上。许曼曼被烟呛得坐起身子一阵干咳，见路野正喜滋滋地还在朝她吞云吐雾，她伸出白腿朝路野的小腹踹了一脚，路野一点没咋的，倒是把许曼曼的嫩脚弄疼了，痛得她揉着脚直哎哟。路野拧灭雪茄，像从热汤里捞出个刚熟的猪蹄，把许曼曼小脚捧在怀里来回摩挲着。又做出饿狼般的模样抱那脚啃了起来。给那许曼曼逗得直乐，全忘了疼痛。

4

平阳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的会议室气氛异常紧张，所有与会者的表情严肃，都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市长曾荣光的讲话，确切地说是在接受他的发火。这是所有认识曾荣光的人第一次看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。

曾荣光先是冲着坐在角落里的平阳钢厂党委书记朱维羌发火了，“这么大规模的群体事件，你们厂领导是真没察觉，还是有意装聋作哑？你这个党委书记平时都干了些什么？人家齐刷刷地集合在市政府周围，你是不是还在搂老婆睡大觉呢？你们的路野人哪去了，是真谈项目还是游山玩水去了？”

朱维羌涨红了脸说：“的确是在京城谈项目呢。”

“我不管他是‘檀香木’，还是‘檀臭木’，你马上给我找回来。”

朱维羌点头答应着。一头白发的朱维羌是个老实人，在平阳钢厂兢兢业业做了二十多年的党务工作，自从路野当了厂长这几年，他这个党委书记的话语权越来越小，钢厂大小事情都是路野一人说了算。用钢厂工人的话说，他是“老太太的脚指头，窝囊了一辈子”。今天替路野挨了市长的骂，肚子装满了委屈，表面还得表现出一副知错认错改错的姿态。

坐在曾荣光对面的公安局长赵剑风知道今天都少不了挨收拾，明知曾荣光戒了烟，套近乎地给市长扔过去一支“中华”，又探过身打着火机点上。曾荣光只吸了一口，就放在了烟灰缸里。或许是这支烟起了点作用，曾荣光说话的语调放缓了一些，但仍没给他好脸儿，“你们公安局和经信委，在这件事情上也脱不了干系。起码要负舆情迟缓、情报闭塞、信息不灵的责任。我记得政府常务会曾研究过你们公安局的一个什么突发事件预案。当时大家给予了高度评价，说是个好预案，写得同国家级的水平不差上下。通过这次突发事件的检验，你说你这个预案管用不管用？”

赵剑风强作笑脸地说：“我们确实有做得不到的地方，也应该检讨。不过请市长放心，我已安排了足够的警力，前方刚刚报告说，现在上访群众态度趋于平

缓，秩序也有所好转，我已向在前线指挥的分管副局长下达了命令，务必在上班高峰的七点前畅通所有道路，把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。”说完这几句话，赵剑风马上恢复了以往的自信。

经信委主任苏忠诚也插话道，“经信委的几个主任也都到了现场，在做上访职工的工作。”

曾荣光听了不再说啥，眼睛又盯住信访局长寇厢。寇厢不愧是搞信访出身的，头脑反应机敏，嘴皮子也练达，把话抢在了头里，“请市长原谅，我和局里同志早早就到了现场，已经全面开展了工作，只是没有及时向市长报告。我承认这也是个错误嘛。经过我们的工作，目前看效果还算不错，已初步同钢厂职工达成了共识，下一步将按照信访条例办理。刚刚得到的信息是，他们已选出五名代表要同市政府对话，不过有个特殊要求，要同市长您面对面表达诉求。”

听几个局长主任这么一说，曾荣光松了一口气，不满的目光在夏月萍脸上扫视了一下，对质监工作也提出了批评，但已没有多少火药味儿了。“我听说这次造成群众围堵的原因之一，是一个产品质量不合格问题，请夏月萍马上把这件事情搞清楚，提交个报告给市政府。”

当年，人们在《平阳日报》上获悉，新当选的市长曾经是个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高才生。不少人还为之叹惜，说曾荣光应该走一条专家学者之路，可能会更有发展前途，在不远的将来或许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教授级专家，或许还能熬个中科院的院士。其实，曾荣光本人当年也是这样的梦想，可是现实往往与梦想大相径庭。大学毕业后，他被分配到一家中型军工企业，由于他天生具有的领导气质：四方大脸、敦实的身材、炯炯逼人的目光，还有他在校时当过学生会主席的履历，一下子被在任的厂党委书记看好。于是，得到了一个接一个的升迁机会。离开那家军工企业时，他已是一个技术副厂长兼总工程师了。到市机械局任职副局长不到三年，就被顺利扶正，当了局长。那个时期，正赶上省里大刀阔斧地对国企改革，机械局的改革走在全市前面，而且全系统的职工情绪稳定，出现的问题和矛盾都很好地消化在了局内。在成群结队闹到市政府的人中，没有一个是机械局的职工。机械系统的改革得到了市长首肯，曾荣光也因此被重用当了市政府秘书长。不出两年，又一路顺风任职市委秘书长、常务副市长。有人非褒非贬地议论说，曾荣光在科技兴国兴省兴市的形势下，他是“老九”堆儿里的官员、官员堆儿里的专家，既赶“点”又占“巧”。的确，曾荣光不但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履历，也有一个不同其他官员的特别风度：谦恭温和、善良理性、柔中带刚。与时

下某些官员的骄奢霸道、粗鲁豪横形成了鲜明对照。他的这种工作作风不但没有影响工作效率，还让下属感到工作着的快乐。

但是，这次曾荣光拢不住火了，这也是在下属或者公众场合第一次发火。实际上这半年来，在家里他已发过多次了，只不过外人不了解罢了。他对保姆小芬、对妻子许书荧、对女儿曾小美都发过火，还都是些不大的事情引起的。在以往他可能对那些鸡毛蒜皮小事儿一笑了之淡然面对，或是藏在心里自我消化了。可是现在他没能做到这样，时常是遇到不顺心的事情，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更准确地说，是家里人越来越叫他不顺心了，他不得不以发火表达不满、作出警示。小美为此偷偷买了几本有关老年健康的杂志放在他的卧室，曾荣光只翻了几页就又动了气，还质问小美是不是嫌弃老爸老了、不中用了……

曾荣光发了一顿火，心中的愤懑得到了宣泄，才把话转入正题。他提出了四点要求：由市公安局长亲自指挥，公安局、信访局、经信委的有关人员参与，耐心做好上访职工的思想工作，保证在上班人流出现高峰前，疏散好上访职工，如果长时间不能疏散，应在附近安排场所就地妥善安置；由他本人亲自出面接待来访职工代表，听取他们的诉求，对马上能解决的立即予以解决，对一时不能解决的，按信访条例规定的日期内给予答复，分管工业副市长、信访局长、经信委主任、质监局局长、平阳钢厂领导陪同接待；由分管工业副市长陈晓炜牵头，有关部门参加，组成调查组对这次围堵事件进行调查，对调查出的问题提出处理意见，同时要拿出解决钢厂当前困难和今后发展的一揽子方案；由政府办立即将围堵事件信息和市政府处置意见，向市委和省政府作一个书面报告。

5

离市政府一百多米时，曾荣光就让司机把车子停下来。市政府门前的情况还真给公安局长赵剑风做了脸，围堵市政府的职工都被劝到了市政府后面的一个中学操场上，政府正门和道边还有几个人，像是围观看热闹的，也可能是没被带走的钢厂工人，因为已无碍大局，巡警们只是以警觉眼光盯着他们，并没再采取强